經史答問

經史荅問卷三　　元和朱駿

問論語令尹子文章兩言未知似不成句者依崔適出未知其心本文無之不能無疑也曰兩知字鄭氏讀爲智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注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況未智乎按子文所舉子玉卒以敗國是無知人之明如仁者之能好能惡也文子去亂踰年而復歸齊及慶氏禍作曰吾其何得豈爲明哲故皆曰未知

問子在齊聞韶說苑史記果可信否曰皇氏疏云聞齊君奏韶樂之盛而心爲痛傷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按韶者盡美盡善之樂故後世多冒以爲名夏啟之九招周穆之祈招齊景之徵招角招皆是也其時必有敖辟喬志之音而樂亦名韶者故夫子聞之心爲痛傷不知肉味憂之深也曰不意韶之爲樂至於此極慨名是而實非耳爲字陸德明經典釋文或作嬀

問子所雅言鄭注正言其音也然否曰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其音雅之爲言夏也猶今言官話耳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雅卽夏也執禮者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又周禮大史大祭祀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朝會執書以詔王古故以執禮稱禮經也

問冕衣裳者朱注言貴者盛服何以與齊衰瞽者並

言似乎不倫曰錢辛楣夫子云當讀爲袒免之免亦喪服之輕者按冕𣆶論作絻是也鄉黨篇無衣裳字

問雅頌各得其所何謂所曰所者處也所有三不知夫子何指耳雅頌之體如黍離揚水非雅則降爲風泮水閟宮非風則升爲頌七月一篇鄭君分之爲可雅可頌是也雅頌之音如九夏則宜金奏南陔六詩則宜笙樂鹿鳴之三鄉飲曰工歌國語曰

簫詠是也雅頌之用如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諸侯燕享升歌大雅合小雅其燕羣臣及大夫士之禮皆升歌小雅而合必以風是也

問鄉人飲酒卽儀禮之鄉飲酒歟曰非也此如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之時不得公酒故曰鄉人飲酒不曰鄉飲酒也若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此諸侯獻士于王之時鄉大夫飲國中賢能此鄉大夫獻士于君之時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此蜡祭

之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一歲再
飲者以上四者出入皆有一定禮節必非此記
問君祭先飯是禮食否曰凡臣侍君食而有膳夫則
非禮食也臣不得祭儀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
飯徧嘗膳飲而俟此無膳夫授祭蓋禮食之小者
也君祭後臣亦得祭祭而自食其祭食夫子之先
飯則不待君命之祭即食君之祭食若代膳夫嘗
食然避客禮也

問子路曾晳章暮春節蔡邕月令章句謂如三月上巳祓於水濱王充論衡以爲雩祭浴韓愈筆解云當作沿歸鄭康成本作饋說孰爲長曰此章次節長字老也毋字無也以字用也夫子導四子言用世之具而反許一不用世之人當時情事豈宜有此蓋三子言仕曾晳狂而不仕夫子老而不仕故歎息言不仕者吾與點兩人也猶謂顏淵惟我與爾有是之意上文言何傷乎亦各言其志神吻顯

然仲任雩祭之說亦一家言

問羿善射羿盪舟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夏時又有羿羿左傳楚詞竹書皆作澆不能無疑曰愚以爲羿帝嚳射官在堯時射十日中其九歸藏鄭毋經羿善射畢十日楚詞天問羿焉彈日淮南高注羿能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者非窮后也羿堯庶子九人之一虞書無若丹朱羿罔水行舟者非寒浞子也适與禹稷並述時代不宜

有參差朱注中滅夏后相亦當云逐夏太康滅相者泥非羿也

問知及之章朱子合聖功王道言而十一箇之字竟不一例似屬牽强曰十一箇之字皆指民言首節如秦政次節如明建文末節如漢高包氏謂治官皇疏得失以祿位言亦非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節包注謂賑窮救乏之事今時文家皆鶻突浮言何也曰此朱子不引包氏說貽

誤不淺

問天下之惡皆歸焉朱子謂惡名之所聚似乎爲紂抱冤恐非子貢語意曰惡者惡人也史記云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蓋其初不善不如是之甚惟費仲惡來輩助之爲虐故至此牧誓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也

問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稱文王爲古之人何也曰孟子即用思齊本詩古之人無斁

問莊暴章朱陳善云皆言悅樂之樂非禮樂之樂惟鼓樂爲禮樂其說是否曰此確詁也詩曰好樂無荒是好樂二字出處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是古之樂三字出處鼓樂田獵乃好樂之二端此章正與好色好貨之對同

問雪宮章賢者亦有此樂乎朱注以賢者指孟子豈因下文有君臣相說之文而爲是解歟曰賢謂賢君與顧鴻鴈章賢者亦樂此乎正同不得有別解

問當路於齊章達乎四境四境是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乎曰此管仲侈言賜履實在境外若晏嬰所云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春秋戰國疆宇大小亦不同孟子時齊之四境東至平陸西至長城南至徐州北至桑邱

問自生民以來亦有可攷否曰泰西云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計六千八百三十九年考中西律法皆以角爲宿首者以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

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爲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甲午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六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千餘年

問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居喪三年後追論前事歟曰是也孟子魯孟孫之後故墓在魯孟子五十六歲母仉卒於齊據孟子外書孝經第三云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

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緜充虞治櫬公都子治饌陳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哭不止
門弟子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
母死吾猶孺子也此章之言當在孟子五十八歲
時周愼靚王六年齊宣王之十八年也嬴地在今
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問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據劉歆三統厤譜當有八
百八年何以不合曰後漢尚書令忠云歆不明厤

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厤譜江永云厤譜誤以
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
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據竹書紀年考定則自
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
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也

問必有圭田圭訓潔詩吉蠲爲饎作蠲皆借字本字
當作佳歟曰佳善也儀禮士虞禮記圭爲而哀薦
之亦佳字也然按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圭

者合二勾股形是井田外畸零不成井之田也故
王制曰圭田無征亦可備一說今王制讀圭爲畦
畦五十畝也
問湯十一征有可考否曰當是韋也顧也昆吾也三
朡也有洛也荊也温也密須也有卞也合葛與夏
爲十一韋顧昆吾見詩三朡見書序有洛荊温見
竹書紀年密須見國策有卞見路史
問孟子言自暴自棄朱子訓暴爲害則與棄無甚別

且孟子無暴其氣子弟多暴趙注訓亂訓惡害訓
亦無出處曰愚以爲暴者表暴也自以爲是而誇
炫其能至於竊老莊之說非謗禮義者故顏子願
無伐善當讀如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之暴

問王者之迹熄是東遷後天子不巡狩故亦無陳詩
以觀民風之事否曰非也迹是誤字當作迒說文
古之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左襄十四傳師曠引
夏書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遒人行人之官釆歌

謠之言也公羊何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
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以
聞于天子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
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方言附劉歆與
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
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所謂逌人逌人行人卽
迂人也
問孟子聞文王作興趙注絕句是否曰是也作乃化

之誤字離騷王逸注所引可證

問奚而不知也與下節誠信而喜之不矛盾歟曰愚亦疑之此奚字以當讀爲詩亦不夷懌楚詞羨余術兮可夷之夷爾雅夷悅也

問交際章殷受夏至爲烈十四字朱子以爲語意不倫豈十四字皆衍文歟曰愚疑所不辭也之辭是異之叚借字言速殺無赦三代之法皆同康誥言殷先哲王古先哲王故孟子云然

問無有封而不告公羊僖二年城楚邱傳云曷爲不
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是桓公先犯此禁
何以命諸侯且周號令不行久矣管子云宋伐杞
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狄伐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
卽吳封慶封于防公羊亦如楚邱之說曷嘗有上
告天子者耶曰郝京山云封讀爲窆葬下棺也按
檀弓縣棺而封王制庶人縣封易繫辭不封不樹
皆借封爲堋或爲窆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皆至不

告則不會也五命皆睦鄰之事與尊王無涉當從
郝說
問白圭見史記貨殖傳然傳所稱在魏文侯時下逮
孟子至梁已七八十年孟子稱之曰子疑非此人
曰魏策有白珪魏人圭珪同字鮑注孟子稱之者
當即其人也
問有事君人者朱子以爲鄙夫則豈足與下文三項
人同日而語耶曰趙邠卿以爲苟容以悅君蓋論

語所謂具臣也
周血之流杵武成言前徒倒戈是商人自相殺非周人殺之孟子之言與情事不合何也曰武成古文已亡于東漢建武之際大約如逸周書世俘篇所言故孟子云然晚出僞書蓋用荀子儒效篇紂卒易鄉及史記周本紀倒兵以戰之意而以孟子血之流杵一言傅合之而不知與孟子至仁伐至不仁之語觸背也

問禹之聲章追蠡兩馬之力言人人殊究當作何解

曰尙文王之聲當讀如夏后氏尙匠尙鹵之尙猶

尊尙也言禹之重樂過於文王之重樂追蠡之追

當讀爲鎚考工記于上之攠謂之遂鐘之受擊處

窐而生光者也蠡讀爲㢑坼也兩馬之力者夏駕

二馬謂之麗與殷駕三馬爲驂周駕四馬爲駟不

同言禹以來千八百年此軌之深豈夏時兩馬之

力乎以禹迹證禹聲也

問禮記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朱子無注當作何解

曰惡醜貌也呂覽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問中庸日月星辰繫焉星辰卽星歟曰經凡星辰連文者星皆謂金木水火土五緯也日月之所會是爲辰卽十二次二十八宿也或以星爲恆星辰爲

緯星是說反了書撫于五辰謂四時非此

問華嶽山是一是二曰與河海對文則二山也周禮職方氏豫州鎮曰華山雍州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嶽即禹貢之岍山國語之西吳管子之西虞漢書之吳山在今鳳翔府

問使民以時時為農隙之時是專言講武事否曰三日于耜四日舉趾使民耕九月築場十月納稼使民穫龍見畢務火見致用使民興築仲夏斬陽木

仲冬斬陰木使民樵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使民謹出入修橋道故左傳曰凡啟塞從時
此說極好不記見於何書
問覩其所以章夫子述古之言然逸周書官人篇考
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曰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與周書大同小異有此句當據以補周書
之闕也
問如其仁如其仁夫子大仲之功而小其器何也曰

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故夫子辨之

問魯禘見于春秋及傳者閔二吉禘莊公僖入禘于太廟文二大事于太廟皆在夫子前昭十五有事于武宮時夫子當在魯昭二十五傳禘於襄公時夫子因魯亂適齊定入從祀先公傳禘於僖公是陽貨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時夫子當在魯觀禘不識在昭在定曰以意度之當是禘於僖公

時明年夫子作中都宰

問君子懷德章一說君子爲政以德小人惟土物愛君子惟敬五刑小人不忘上惠盛世上下交泰之象也此解是否曰漢書貢禹傳傳曰無懷土謂戀故鄉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愛民好與曰惠也解下二句較皇疏爲長

問澹臺滅明史記狀貌甚惡家語則云有君子之容何相反若是曰韓非子顯學篇澹臺子羽君子之

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故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史記殆涉䚷蔑然明而誤蔑即滅也

問執鞭之士是御車否曰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云云按條狼氏下士賤職也

問使驕且吝以擬周公似不于倫曰逸周書寤儆篇云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故孔子以爲言

問誄曰之誄朱注以爲哀死而述其行之詞然誄無禱詞子路何得稱引曰此誤也誄當讀爲讄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見於何書曰逸周書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按此卽紂二十年囚西伯羑里事宗眾也娛悅也奏事上書曰逆勸文王叛商也

問太宰問於子貢章太宰吳宋之外陳鄭魯楚皆有此官應是何國曰宋華督向帶鄭石㚟魯羽父楚伯州犂薳啓疆皆在孔子前陳太宰嚭見檀弓此與下文行人儀互誤吳太宰嚭陳行人儀也問子貢者當是吳太宰左哀七傳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會吳於橐皐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會吳於鄖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太宰乃請束錦以

行必此三會時矣

問可與立立字何指曰禮記儒行言自立有如此者二言特立有如此者一言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一是此立字

問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孔子時為司寇而君召使擯按上擯相禮之事卿為之則司寇卿歟曰孔子知禮定公召使攝上擯司寇則下大夫也時上大夫乃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叔還下大夫乃臧

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與孔子同列

問辭達而已矣此節應就文章說抑就言語說曰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當是此節之恉

問曾西趙注曾子之孫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孰爲是曰古人名字相應名申者多字西經典序錄

是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曾子史記吳起事曾子兩曾子皆即此曾申耳

問非義襲而取之也義襲二字注解難通曰古書多假借字集義之義讀爲誼義襲之義如字貌也如鵰義鷙充之義言非色取行違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格言欲以非義絕句尤非

問必有事焉趙注何以訓事爲福曰趙本事當作畗故訓爲福畗篆文作畗或曰事福古音同部趙讀

事爲福也下文勿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當作忘
疊二勿忘作文法如祭義見閒史記蔡澤傳剌齒
論語五十學易一字誤二字之比疊句如無逸云
生則逸之比
問夫里之布究當作何解曰閒民爲人傭者不能赴
公旬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是爲夫布凡宅
不種桑麻或作爲園亭池沼者使之出地稅是爲
里布戰國時非閒民仍有夫布宅已種桑麻仍有

里布也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非夫家之征也

問孟仲子孟子從昆弟歟曰孟氏家乘云孟子娶田氏生子仲子名睪嘗從學公孫丑詩維天之命毛傳引其語云子思弟子經典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

問畢郢何地曰郢者程也竹書紀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又云周作程邑逸周書大匡惟周王宅程

三年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卽程地也後世畢氏程氏皆以國爲氏

問癰疽瘍醫也癰疽是病治此病者卽以病爲名歟

曰毛西河云癰疽雍渠也蓋同聲通借史記世家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說苑載孟子文作雍雎

問詩二南或以爲南方諸侯之國或以爲南樂南夷之樂名宜何適從曰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

臣力鈞勢敵周分爲二南之國按江漢汝沱閒楚之與國或卽楚詩歸之周召

問笙詩有聲無辭其說然否曰韶主簫象主籥武主管雅南主籥以斯例之則主笙者自有詩今亡其詞耳

問爾雅言我也詩中凡六十七見皆當訓我否曰我本兵器其施身自謂者發聲之詞也則言之爲我古人自有此語與台予卬朕同

問被之僮僮被何首飾曰當讀爲髲若今髮也按首服有三一曰副覆首若今步摇服之以祭祀二曰編列髮爲之若今假髻服之以桑三曰次卽髲也次弟髮長短爲之𠩄之以見君蓋髮之上加首服副以祀也

問召伯所茇文王時召伯未爲伯何以稱曰此殆成王時詩因言召公故係於召南耳僞子貢詩傳則云召康公勸於勞民燕人懷之

問江有汜詩集傳待年之說然否曰媵禮自有一定

偕行不偕行非嫡所得主況大夫無外交春秋時

始有外娶他國之事愚謂之子歸者之子既歸之

後也不我以者不以我侍御君子也

問騶虞曰虎黑文不見爾雅且以諸侯擬獸似乎不

倫曰騶趣馬虞虞人天子掌鳥獸之官禮記射義

所謂樂官備也六騶羣騶見左傳七騶見月令山

虞澤虞見周禮齊魯韓三家並同此說齊詩云古

有溛駜天子獵之田曲也

問燕燕韓詩魯詩皆以爲獻公時定姜所作毛詩謂莊姜宜何從曰莊姜近是是年三月十七日州吁弒完則戴嬀之歸必在春夏之交見燕託興宜也然戴嬀之歸必力愬於陳此亦情事之易見者何石碏誘之如陳彼州吁者竟愚而未之思乎殆所謂天網恢恢者以下日月終風二詩亦莊姜遭州吁之難而作胡能有定即左傳厚問定君於石子

定字朱子不從序實所不解

問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似毛本作軓然與牡字不叶何歟曰軌當訓車轍迹濟者齊水名濟雉皆喻衞夫人夷姜言濟雖盈不當濡涂軌雉之鳴乃反求獸牡非常理所宜有也

問簡兮有力如虎二語何指曰此言武舞也當曰萬舞之制持鸞翿必有繩纆之類持以範人屈伸俛仰者如轡之御馬然或其器亦可名轡未可知也

下文籥翟是文舞

問桑中朱子以爲卽桑閒然否曰桑閒乃紂命師延所作淫聲後師涓爲衞靈公歌之師曠以爲此亡國之音也見韓非子則非是詩可知

問河廣爲宋桓夫人詩與其姜莊姜許穆夫人皆賢婦人也衞俗淫亂而女子知禮者亦不少曰其子襄公亦孝子也說苑載桓公時襄公請立目夷因已立則不能往衞見母母慈子孝可以風矣

問彼留之子留卽劉姓歟曰據公羊桓十一傳云古
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則留是地名後以爲
氏其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在河南府
偃師縣之劉別亦與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之劉
別唐縣之劉堯裔祁姓偃師之劉王季之子之裔
姬姓

問叔于田二詩序以爲刺莊公集傳以爲愛叔段刺

則譏其失敎可也愛則竟爲叛民居然形之詠歌敢乎曰序意謂詩人作此以風莊公也段使西鄙北鄙貳已時詩人窺其不軌之意詞若美之實訐告狀也仁言其收拾人心武言其多材有勇正欲使莊公知之耳

問論語鄭聲淫朱子注鄭風多爲淫奔之詩不從序意其實聲者樂之節奏詩者心之文章兩不相涉得無孟浪歟曰淫者泆蕩過其度也故星雨水刑

游觀田獵皆可謂之淫禮記聲淫及商是也若男女之事其字當作婬

問子衿衿交領也禮具父母衣純以青又云士佩瓀珉而青組綬青衿青佩自宜爲學校中人然東遷後學校多廢鄭何獨以爲剌曰春秋時急攻戰而迂敎化惟魯僖泮宮衛文敬敎勸學猶有先王之遺風鄭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此當爲子產以後之詩

問鄭風揚之水序以爲閔忽之無臣朱子不從何也
曰序是也揚激揚也水急流之皃王風以喻平王
唐風以喻曲沃鄭風以喻厲公突也
問雞鳴一詩春秋時齊之賢妃當爲何人曰據史武
王女適齊爲乙公夫人生癸公癸公之子爲哀公
荒淫無道紀侯譖之周周亨之齊紀世仇以此詩
所陳殆乙公王姬耳
問齊風敝笱下三篇皆魯事魯無風而采之齊魯不

可恥歟曰當其時慶父叔牙季友皆君也莊公以十五歲而得立非因君母之貴齊襄之援乎而公亦安能制其母乎

問魏風七篇當爲何時之詩曰公路公行公族晉成公時始有此官則汾沮洳爲成公以後之詩也說苑云甯戚擊車輻而歌碩鼠齊桓得之而霸呂覽高誘注亦同則碩鼠乃獻公以前之詩也

問車鄰之詩秦仲以附庸入爲周宣王大夫國人誇

美之而下及寺人之令何也曰秦以蜚廉惡來之裔卅餘世而竟有天下不數年而亡于寺人望夷宮之禍秦仲已爲之兆矣穆公嘗學于亾人亾人卽寺人則秦之重寺人由來遠也

問黃鳥之詩穆公生不忍殺有罪之孟明豈死忍殺無辜之良士此事可疑曰愚以爲三子當爲穆公近臣素所親任者康公爲太子時與三子有隙故穆死卽託于亂命以殺之也左氏收其良之說不

爲信史又晉張載鄰酒賦哀秦穆之旣醉殲良人

而棄賢不知出何典

問夏屋渠渠或云食俎猶閟宮詩之大房似與下文

一貫然歟曰法言夏屋之爲帡幪家語吾見封若

夏屋者皆謂大屋蓋讀夏爲庌通俗文客堂曰庌

也記朱謀㙔詩故云夏屋巾幕之設采色者周禮

染人秋染夏巾車夏篆夏幔五色具謂之夏按禹

貢夏翟亦同此讀夏爲華如華開之五采陸離也

三說似皆可通

問墓門詩夫也不良當何指曰序言刺陳佗佗殺兄子太子免而自立其時必有師傅如楚之潘崇者助成其事所謂不良也

問月出詩序言刺好色是刺在位之大夫否曰愚以爲刺其君也卽通於夏南之事三章皆言舒隱夏徵舒名

問邶鄘爲衞詩魏爲晉詩而檜滅于鄭武公獨不爲

鄭詩何歟曰四篇皆其末亡時作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鄶公通乎夫人者萇楚之無知無家無室蓋隱其事而鄶君之淫恣不能齊家亦可見矣

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毛鄭無異詞先生言鄶詩未亡國時所作則西周之世諸侯已不行此禮歟曰前明宗室朱謀瑋云冠禮三王共皮弁素積孟子許子冠素論語素衣麑裘玉藻大夫韠素又緇帶素韠則素未必是祥服蓋平時服素戎事則否或

厭苦戎馬者所作詩也說亦有理

問豳土節晩而氣寒故與月令不同者有九于耜舉趾一也鳴鵙二也纘武三也鳴倉庚四也隕蘀五也入室六也穫稻七也叔苴八也鑿冰九也然呂不韋爲秦相亦當據秦風土而著月令秦豳總在二三百里內不應寒燠大有不同曰豳詩統時之終月令紀時之始

問赤舄几几何足形容碩膚乎曰懼或至於喪履喜

或至於折屐豈如公之大度體態安舒

問雅爲烏頌爲貌詩之六義當假借何字曰雅讀爲諝知也有材智之人也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經傳皆以胥爲之周禮大胥小胥大行人象胥皆此字也古文以疋字爲之疋形似正故毛詩序雅者正也鄭注周禮大師雅正也皆傳會訓正其實古文借疋爲諝後又借雅爲疋耳說文疋篆下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可證頌讀爲誦

諷也周禮大司樂鄭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 誦謂歌樂也蓋郊社宗廟山
川之樂歌故曰誦
問皇皇者華國語以懷諏謀度詢周爲六德左傳以
咨諏謀度詢爲五善孰優曰左傳是也魯語懷訓
爲和毛傳因之其實和者私之譌字鄭箋將仲子
烝民二詩皆云懷私是也周謚也轉注爲忠信之
意此詩周爰自當訓徧讀周爲舠也

問鄂不韡韡承華者曰鄂不者鄂足也是卽今字之萼跗否曰是也不字有五音最古讀如柎漢音如否晉音有敷浮切唐音有讀如弗者宋以後始有今音逋骨切耳

問飮酒之飫餞禮在路寢之內不脫屨升堂立成之禮也似與此章情事不洽曰此飫韓詩作醧是也醧者私宴飮也厭厭夜飮不醉無歸謂之醧毛詩傳飫私也本爾雅釋言皆醧字

問伐木詩言肥牡饗禮之用太牢也言八簋天子之食禮也言有酒湑無酒酤坎坎鼓蹲蹲舞燕禮之無算爵無算樂也此詩似不專於燕曰禮記所謂周人修而兼用之

問朱子據儀禮改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邱由儀之次然歟曰儀禮乃奏樂之度非編詩之次未免專輒也使合樂之周南召南六詩移之于雅可乎

問采芑篇申培詩說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然歟否歟曰此出師時詩人頌美之詞非凱旋後詩也芾佩金路和鸞皆非戎車戎服末章叠頌之耳或云吳起將戰不帶劍武侯臨陳不戎服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亦能制勝曰此豈行軍之常必非詩所詠也

問有聞無聲何謂也曰陳成子救鄭舍于柳舒去穀七里而穀人不知是也

問庭燎箴宣王何意曰列女傳宣王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當即此時與齊風雞鳴同意非東方未明之比

問讒言其興宣王之英武不宜有是曰宣王三十年後德政漸衰殺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非虛言也

白駒之伊人所以有遐心歟

問祈父或謂堂蝦名蚚父取以名司馬者蟲有斧善怒也此說可通否曰說亦新奇然書酒誥有圻父

農父宏父爲司馬司徒司空之官祈自當讀圻不當讀蚚也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戎三十八年伐條戎三十九年敗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伐申戎軍興不已此詩所由作歟

問衆維魚矣左傳云微禹吾其魚乎人而爲魚何反爲豐年之兆曰此衆當讀爲螺卽螽字蝗也螽子遇旱則爲蝗得水則爲魚故爲豐年之占愚又謂旐畫龜四游旟畫鳥七游鳥多于龜七加于四釋

名旐兆也說文旟衆也故爲室家溱溱之占

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用尹氏尹殆非尹吉甫之後歟曰太師皇父之後有皇父卿士蹶父之後有蹶維趣馬申伯之後有與犬戎禍周之申侯能世篤忠貞克紹家風者有幾

問日有食之卽日月合璧也天行有常度十月之交何以哀曰合璧十二月之朔皆是也合璧而不食者一年必有十朔合璧而食者一年必有一朔食

兩朔者偶亦有之而不恆見也此疑一年中食兩朔故曰彼月此日然推步家並推此在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辰時無兩食之說

問何人斯當爲何王時詩曰據譙周古文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則亦幽王時詩也世本暴辛爲塤據宋均注平王時諸侯則平王時子據左隱十一年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忿生武王司寇其裔蘇公世爲采邑今被讒而奪其田以與鄭

也則當在桓王時

問杼柚其空機之持緯者曰杼持經者曰柚柚當作軸乎曰據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是役作而至空匱意

問終日七襄毛詩襄反也鄭箋駕也是讀爲驤歟曰此解如兩服上襄之襄也記朱謀瑋云七襄七尺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人詩五日織一匹夫人故言遲殆以毛訓反爲尺字之譌歟然襄無尺訓

惟周禮保氏五射有襄尺之文豈以是而傅會歟

問幽王時賦役不均何以東國獨困曰愚以爲大東

東方也四月云南國之紀南方也北山北方也小

明云我征徂西西方也四方交困能無亂乎

問鼓鐘之詩序以爲刺幽王韓詩謂昭王之時作王

安石云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

反張横渠云淮水所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朱謀

瑋云徐夷僭王僭亂之事也韓非子僭王行仁義

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書陸地朝徐偃王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要之當在幽王之世矣此其僭用禮樂之事也數說以何爲確詁曰此難知也閻儀徵阮氏元曰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而君燕之之詩蓋其意以爲鼓鐘卽金奏時邁也以雅卽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也以南卽合樂周南召南六詩也以籥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也勺不常用故曰用之亦不爲僭此說

甚新亦可備一解按金奏之樂當用晉鼓今曰伐鼛宜有役事矣

問楚茨宗廟之祭於禮當爲天子之祭歟卿大夫之祭歟曰儀禮特牲饋食士之祭也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也天子諸侯之禮已亡大略同之惟饋孰以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耳此詩合於禮者有十祝祭于祊即索祭于祊也絜爾牛羊四句即用牲于庭升首于室也以妥以侑即尸始入祝謂

主人拜妥尸使安坐也或燔或炙郎主人洗角酳

尸以肝從主婦洗爵獻尸以燔從也獻酬交錯郎

賓三獻畢主人遂酬以獻賓也工祝致告徂賚孝

孫郎少牢禮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汝孝孫也孝

孫徂位郎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

階東面而告利成也廢徹不遲郎佐食徹尸俎徹

庶羞也備言燕私郎用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

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也

問信南山第五章與禮記合否曰祭以淸酒灌地求神也從以騂牡納烹時告肥腯也鸞刀啟毛告純也取血告特殺也取膋備升臭也若焫蕭合羶薌則在奠熟之後

經史荅問卷三終

經史荅問卷四

元和朱駿

問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或云秩當讀爲失義僩明暢否曰爾雅釋詁秩常也禾之積有次敘故轉注爲常法之意烈祖詩有秩斯祜周禮酒正秩酒禮記內則秩膳周語修執秩以爲晉法豈得讀爲失乎湑于滅燭之昵告諸君王舍人醫屑之言宣于侍宴則常法蕩然矣

問采菽采菽言采其芹維柞之枝天子饗諸侯曷以

取輿曰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鉶羮用菽以葉爲牛藿也葅用芹以配兔醢也柞棫不材宜爲薪炭之用疑庭燎以之

問黍苗詠召伯營謝何以不入正雅曰黍苗句法大似曹風下泉體之變也嵩高亦詠召伯鴻雁雲漢皆宣王中興時詩俱爲變雅殆其例歟

問左昭元傳趙孟賦瓠葉穆叔何以知其欲一獻曰禮有獻有酢有酬爲一獻瓠葉甘可以芼羮上大

夫以上庶羞用兔舉其至薄者言之

問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胡氏渭辨邠地無沮水王氏引之謂當讀爲徂其說是否曰是也沮水出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景山至荆州府入江此左傳江漢雎漳之雎詩書所言皆是遺水出今陝西鄜州中部縣子午山入洛河邠州無遺也漆水則出今邠州至鳳翔府入渭土漢書地理志正作杜按太王避狄時先往漆水之旁後因從者益多自漆而南

踰梁山循渭水達岐也岐在邠東南二百五十餘里

問緜之末章忽言文王何也曰朱謀瑋疑爲他詩錯簡亦有理

問則百斯男左傳定四年祝鮀言武王母弟八人禮記有伯邑考亦止十人昭二十八傳兄弟之國亦止十五人僖二十四傳文昭十六國亦止十六人百男殆猶子孫千億之詞乎曰螽斯言宜爾子孫

則兼衆妾所生育與不育或至百男亦非奇異

問周家多言內助古公之太姜王季之太任文王之太姒武王之邑姜皆屢稱之夏商不然何也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有履帝武敏之異至別立一廟曰閟宮故相承以后妃爲重形諸詠歌耳

問鼉鼓逢逢冒鼓當用牛皮陸璣疏謂鼉皮何據曰愚亦疑鼉是擊鼓之槌刻爲鼉形也如後世刻桐爲魚叩石鼓

問四方來賀賀卽朝否曰西旅貢豪越常獻雉巢伯
來朝肅愼來賀皆是也

問築城伊淢考工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淢是城
方十里也曰鄭注匠人謂天子城方九里注典命
謂方十二里說亦不同

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引之爲聲教
訖四海之意按之本詩與鎬京辟雍句不貫何也
曰周國中立五學辟雍居中成均在南上庠在北

瞽宗在西東序在東非言天下四方也孟子斷章

取義然與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句亦相足五學外

又有虞庠則郊外之小學在國之西郊者

問永錫爾類爾雅類善也左傳引以美潁考叔似皆

非詩意曰國語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蓋猶

肖子象賢之意爾雅訓善則轉注之誼耳

問鳬鷖公尸鄭箋以諸祭分配此篇然否曰凡祭皆

有尸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太山召公爲尸晉祀

夏郊董伯爲尸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祭勝國
社稷則爲之尸天子旣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
酳不酢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
席于奧絲衣序曰繹靈星之尸皆是也惟以分配
各章未免失之鑿
問徹田爲糧公劉遷豳當夏桀之世則徹法先于助
歟曰井田始黃帝貢法始夏禹公劉已參用之
問亦聿旣耄則抑詩似作於幽王時武公九十有五

矣而序言刺厲王殆非也曰武公歷厲宣幽三朝耄而好學此詩前九章當作于厲王流彘之後至幽王時入相于周使人日誦于側以自警又續於乎小子三章也衛武列侯中一文人故國風二雅皆有詩

問雲漢之詩憂旱災而仍叔反以美王何意曰三十年後宣王之志荒矣廢魯嫡不藉千畮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皆足以召災而詩之所陳但怨

天地祖宗羣公先正曾無自責一語視湯之禱旱以六事責己敬肆大不侔矣序所云側身修行於何見之此詩斷在宣王三十年後未必爲仍叔所美也

問崧高列于雅而末章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乃兼頌與風何也曰歌於工爲誦感於人爲風作於有材智之人爲雅而意匠之所司中聲之所比統謂之詩四始一也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亦同

問烝民之詩韓謂仲山甫異姓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其說若何曰當時南有荆蠻故以申伯式是南邦北有玁狁故以韓侯奄受北國東有淮徐故以樊侯式是百辟皆宣王中興大畧說頗有理詩詞式遄其歸言速歸其國也惟是時齊當武公厲公文公之時仲山甫未嘗别封一齊疑厲公暴亂之後使監其國耳又按宣王之備東南北方如此其愼而其後犬戎之禍乃在于西豈非天哉

問淮夷之征宣王一命吉甫再命方叔三命召虎四命皇父何其難請也曰淮夷去岐豐絕遠倚江漢之險知西北帥士不習于水故難服易叛成王初年與三監叛又與奄叛伯禽封魯又與徐戎叛穆王時徐戎率九夷伐宗周厲王時淮夷入洛虢公長父征之而不克此其明徵也

問南仲皇父程伯尹氏常武詩所言四人皆王命之卿士歟曰記周鼎銘有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

錫天子丕顯敷休是南仲以司徒爲上帥休父以程伯爲副帥皇父以太師爲監軍而尹氏掌册命之史非必吉甫也

問清廟小序尙書大傳僞申培詩說王褒皆言詠文王之德而朱謀瑋以爲清廟四章上章始奏維天之命獻文王維清獻武王烈文燕助祭者其說何如曰周公居攝之七年既成洛邑率諸侯之來朝者祀文武也清廟不丕顯不丕承卽書言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洛誥稱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可證維清卽武宿夜緝熙文王之典者言續明文王之典也維清二字下疑有闕文

問我將享帝明堂祭天當用特牲而曰維羊何也曰配享之文王用太牢故得有羊

問執競僞申培詩說謂昭王禘康王之詩而朱子又加成王豈以詩有成康字歟曰成康者成大功以安天下也稱祖無剛去王號單稱一謚之理且斥

之曰彼是大不敬也

問臣工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僞申培謂祭先農朱子謂戒農官朱謀瑋謂春省耕當何從曰愚以爲亦祈穀上帝之詩故曰明昭上帝

問噫嘻序言祈穀僞申培謂祈穀東郊以成王配享然歟曰記徐與喬經史辨體以爲祈穀後祭社稷之詩康王時成王主在禰宮祈穀之郊先作龜於禰宮故承卜吉于成王廟而言噫嘻哉我皇考成

王旣昭格於爾大神矣今惟望率時農夫云云

問有瞽序言合乎祖當爲祫祭歟曰雝爲禘則此詩

應爲祫矣但合樂爲言五音鼓革磬石柷圉木簫

竹管匏與書益稷禮樂記不同因思乃奏者金奏

也和鳴者絲聲也實與書禮之言七音非異而皆

不及土

問萋苴敦琢何解曰有萋有苴言包匭之盛也追琢

其旅言玉帛之盛也旅卽庭實旅百之旅可備一

說

問天保定爾古人雖質直以爾汝稱君究疑不敬曰凡詩中言爾皆猶如此也爾者如此二字之合音

問敬之前六句羣臣進戒後六句成王受戒僞申培詩說以前言爲成王所述然否曰非也此詩人敘述其言也荀子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三卿授策亦終以敬

問其鎛斯趙趙考工記注引作撊說文無撊字當作何字曰撊卽擣字也廣雅說詁擣刺也此詩毛傳趙刺也擣合古韵

問絲衣賓靈星之尸有可證否曰戊月祭房星祈蠶也蠶爲龍精故祭天駟酌兕觥蠶爲絲故尸衣絲祭前一日夕時主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士升自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門塾告濯具又往門外視牲反基告充及出門外舉鼎鼏還入基告

潔繹禮輕禮之次也此祭神也兕觥旨酒接尸也末二句嘏詞

問于以四方何指曰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

問左傳楚莊之言大武與今詩不同何也曰楚莊所述似合賚桓武爲一詩共二十句所謂其三乃第三句也其六乃第六句也卒章終其章也據此則大武之詩先言文王次言武王末總言文王武王

亦合周公作詩之體未知是否不敢質也

問儀禮聘禮記賓爲茍敬敬而曰茍此何誼也曰愨謂此非從草之苟字爾雅釋詁肅亟速也釋文亟或作茍說文茍自急敕也從羊省从包省从口會意口猶愼言也从羊與義美善同意古文從羊不省按敬字從此詩抑無曰茍矣禮記大學茍日新離騷茍得用此下土文子符言篇小人從事曰茍得君子曰茍義皆此茍字也或云此字亦誤作蔵

廣雅釋詁四藏敕也左文十七傳又朝以蔵陳事

問魯頌四篇序皆云頌僖公前明朱謀㙔以前三篇

爲伯禽時事其說可采否曰讀費誓則淮夷之患

伯禽時已然若僖公事不見于春秋惟從齊桓會

鹹會淮兩役何足爲頌

問戎狄是膺兩句孟子以爲周公何也曰吳草廬謂

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當在土田附庸之下今錯

簡也頗有理

問玄王桓撥玄王爲契謚歟曰謚法始于周契爲元

王乃後人之尊號殆因天命玄鳥而曰元王也猶

湯爲武王者武亦定亂之通稱

問詩言蠻荆荆舒荆楚無單稱荆者何也曰荆有二

禹貢之荆州在南郢荆楚也雍州之荆岐在西非

荆楚也故言荆必加一字以別之

問僞書二十六篇夫人知之而毛西河獨信之有古

文尚書冤詞之箸其說不同何也曰僞書有確鑿

可證者如堯典二十有八載四句孟子明引之今
分在舜典中一也禹謨引左莊八傳德乃降降乃
斧服之斧此曾莊公語而誤引之二也五子之歌
乃太康仲康武觀等兄弟五人淫溢康樂遭羿之
亂須于洛汭史臣傷時憂世而作今以爲太康有
母弟五人皆賢述禹戒而作歌古書所未見三也
仲虺之誥推亡固存四字乃左襄十四傳中行獻
子語而連用之四也湯誥敢用玄牡數語用論語

墨子兼愛篇畧同然論語冥孔注謂墨子引作湯誓而墨子則以爲禱旱之詞五也咸有一德將告歸按太甲復歸之後伊尹本無告歸之事此仿周公復政明辟之意鑿空撰出者六也旅獒獒讀爲酋豪之豪西戎無君稱彊大有政者爲酋豪今乃以犬高四尺之獒當之七也周官六服羣辟又曰五服一朝按禹貢五服周禮九服且前後矛盾八也又不學牆面用論語正牆面而立使不讀論語

牆面二字不知何語九也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用論語而割去上孝乎二字以周語令德孝恭代之不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自有僞書至貽誤後人并論語亦誤讀十也又爾惟風下民惟草用論語然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今割去此句其誼難明十一也君牙夏暑雨四句用禮記緇衣然緇衣夏日暑雨資冬祈寒作對資讀爲至也今以怨咨連文而去上文一日字增下文一咨字

妄行改竄十二也此斷非冤獄

問宅南交下鄭康成謂有曰明都三字摩滅其說似乎無據曰尚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則宅南下當脫曰大二字大交亦山名南方交趾之地也可備一說

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

按荀子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想有異表可識歟曰傅巖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濱于河爲通道河

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之工作故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也說蓋武丁居河就學甘盤時布衣之交無逸所謂爰暨小人者夙昔深知其賢作其即位欲舉而相之慮人心不愜故託之于夢殷人尚鬼然也莊子云文王知臧丈人賢欲以爲相而恐羣臣衆庶之不服乃假諸夢而稱先王之命以臨之其事正同黃帝之于風后力牧亦如是耳

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今此篇既

戊午以下顚倒錯亂不似他篇之完整何也曰書敘伐殷之伐當作代往伐者孟子所謂滅國五十也歸獸者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遠之也逸周書世俘篇是其情事雖未可卽以當武成然大略如此故有血流杵之語不如僞孔所云也後儒乃復取僞書而考定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問洪範皇極取詳八政五紀取略疑有闕文曰吾吳有余燾者上書欲以王省爲歲至則以風雨繫于

五曰歷數之下謂九疇皆有闕文惟四五紀不闕

爲給諫所彈不果施行余宋人

問大誥敘云三監及淮夷叛鄭氏以三監爲管叔蔡叔霍叔然否曰此鄭私說也三監者武庚封邶管叔封鄘蔡叔封衛也周書作雒篇商子刑賞篇以蔡叔爲霍叔此誤字亦非

問君奭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按史記云周公踐祚召公疑之

故不說馬融云周公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
爲公貪寵故不說後漢申屠剛傳太子賢注周公
還政宜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三說不同當何從
曰愚以爲周公留洛二載成王正位于西京召公
輔之其時王之左右近臣有與召公不合者故召
公不說而欲去位周公留之作此篇也左右如立
政所言王左右公或因是而作立政歟書序相成
王絕句爲左右絕句爲猶因也不然周召賢聖何

至相疑書編弟在多士無逸後必非居攝之始矣

問呂刑訓夏贖刑是穆王輕刑恤民之意歟曰穆王車轍馬迹遍天下其時絀於財用故申虞書金作贖刑之法名爲施仁實亦足用也

問文侯之命劉向新序馬遷史記皆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亦可通否曰重耳不聞有義和之字爲此說者以秬鬯彤弓與左傳合耳其實非也

問逸周書多有關文曾見足本否曰未也惟先君子

有手書於簡端者凡闕文悉爲補足而不署名未知所據何本抑卽先君子擬筆疑弗能憭也今先將書序錄出奉覽閔恤凶年作糴匡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文王卒六州事商作程典程寤文王康民立政作秦陰九政文王爲西伯作九開武王旣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作大匡文政武王觀殷作大聚武王勝殷祀廟告俘作世俘武王秉天

下論德施賞而定位以官作考德武王有疾詔周公屬小子作武儆復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晉侯尙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傮幼而果賢將復王位作太子晉以上似非臆造惟詔字秦始造以當誥字詔周公一語不能無疑其商誓篇所補何父殷侯尹氏又庶士御事及太史比又今予其來尹師之敬諸戒又明祀上帝克集於享又蒸帝之來革紂之命又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卽命亦

惟紂敷虐于爾庶邦淫酗無度罔顧于商先誓王天大降威畀我有周爾冢邦君無敢又予其往追商紂又予則虔劉滅之又亦辨百度厥才美左右予亦無罅漏餘各篇皆有補見予周書備端記不

能悉錄

問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一書可傳否曰必傳之作也予又爲增校數十條寓書往來再三商定未審今改刊否朱君作守滇省音問契闊今擇予說之

精確者一二爲吾子陳之如常訓篇困在坐坐當作金古法字卽下文言萬民無法也羅匡篇企不滿鑋三句企亦金之譌鑋乃輕之譌當以三字爲句作四句讀也武稱篇美女破舌舌當作后祭公篇所謂嬖御固莊后也允文篇賦均田布布當作市均田卽周禮均人之均地均市卽司市之均市也又綏用士女當作女士乃合韻十五謂女子十五以上也夏小正綏多女士詩釐爾女士家語孔

子曰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越語句踐令國中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漢書惠帝紀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凡皆善息人民之政也酆保篇族乃不罰罰當作詈讀爲離合之離也合韵世俘篇王遂禦循追祀文王禦循當爲絜指之誤即詩之吉蠲也度邑篇汝幼子庚厥心庚續也讀如西有長庚之庚實爲賡字也武儆篇細書命細當作紬讀爲紬紬史記之紬也五權篇克中無

苗苗讀爲貌如芮良夫云王貌受之之貌呂刑惟貌有稽說文引作緢此苗皃通叚之證也時訓篇咎徵之咎下咎字當作蒙恒風故地不凍凍蒙爲韻也謚法篇治民克盡曰使使當作嚴孔晁注克盡無恩惠也嘗麥篇宗揜大正昔昔者大正名也又紀于大帝帝當作常僞君牙正用此文也又厥巢其猶有枝葉巢當作槳字之誤也官人篇不文而辯文當讀爲紊也又華廢而誣廢當作㢊字之

誤也又懼不盡見于衆而貎克下文獨而弗克從容克易三克字皆當作充克易之克大戴則作謬也王會篇解隃冠冠字故書作寇孔晁注亦奇魚是解隃爲地名與下文隃冠異也太子晉篇非舜而誰故書誰下有能字能與財㷊爲韻也又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按當連下且字爲句且吾爲韻言適遇明智當及時問也詩狂也且椒聊且薀詞助也周祝篇榮華之言後有茅茅當讀爲矛也

又爲天下者用牧牧當作壯易曰君子用壯乃合
韵孔注失之又不善故有桴桴當作格讀如格君
心之格乃合韻孔注失之又維彼幽心是生包包
當作孕乃合韻也
問儀禮士昏禮用雁注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順陰
陽往來婦人從夫似之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
雁注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是謂用鴻雁之雁但
雁之爲物不可多得卽如六禮須用五雁帝都之

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
何自而來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物此何以故曰
雁當讀爲鴈鵝也昏禮用鵝今俗尙爾詩雝雝鳴
鴈正作鴈鵝如鷄司晨故曰旭日始旦而毛亦以
爲鴻雁之雁古人說經有師承不敢立異其實於
理難通必是鴈字野鵝曰鴈家鵝曰舒鴈周禮醢
人鴈醢禮記內則舒鴈翠卽此鴈也
問士冠禮賓字之冠者對注對詞未聞不識將何爲

詞曰懸挍對者應也無詞

問士相見禮何其略曰此篇疑皆是記經已闕

問夏小正鷹則爲鳩傳曰則盡其辭也謂鷹爲鳩變而之仁故盡其辭鳩爲鷹變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其義若何曰小正言則者凡十有三若皆以盡其詞例之實難强解

問小正三月執養宮事傳養長也何解曰此養字當訓使也古文作𢼊與養日養夜之借爲羕字者異

問小正四月取荼傳曰以爲君薦蔣是謂卽七月灌荼之荼何以四月可取曰愚以爲爾雅之檟苦荼茗飲也若云今蘆花之類則取非其時

問小正八月玄校傳讀校爲玉藻紋衣之紋謂婦人未嫁者衣之似難通順曰校鄉學也夏尚玄言鄉學則國學可知

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皆有隕麋角之文傳不云又言之如五月萩麋何也曰乾鑿度鄭注引小正十

二月鷄始乳周書時訓篇大寒之日鷄始乳小戴呂覽季冬之月皆言雞乳淮南作鷄呼卵疑隕麋角爲鷄始乳之誤文也十二月乳故正月桴粥

問大戴禮所存三十九篇惟夏小正有傳是戴德所撰否何以獨釋此篇歟曰傳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與春秋傳相似非延君箸作也萬用入學傳稱今時大舍采夫大舍采禮秦漢寖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

問大戴武王踐阼篇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
戕口詞與机誼似不相涉曰聞洪頤煊云机當作
杌古文𥁕字大有理

問踐阼篇擾阻以泥之何解曰愚謂擾當作㥽塗也
即莊子之郢人阻讀爲覰視也

問勸學篇如日參已焉何解曰當作而日參省已焉

問公冠篇成王冠詞使王近於民遠於年何解曰年
當讀佞

問漢昭冠詞嘉祿句何以不合韵曰祿當作福也

問推遠稚免之幼志稚免何解曰免當作孺以需旁古亦作耎而誤也

問詩潛雖伏矣潛伏是重語歟曰潛當讀為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以其積柴曰罧以其投米曰糣糣即糝字同實而異名同事而異字也

問論語無適無莫專主不肎二義似言君子之於事不是君子之於天下矣曰適本讀為敵即詩無然

畔援也莫讀爲慕卽詩無然歆羨也就待人接物說

問可爲仁之方也已方本訓舟相竝此當作何字曰方字多叚借四方借爲㫄方圜借爲匚比方借爲仿方行天下借爲旁方苞借爲房方表借爲望方命借爲妨方始借爲當此方術之訓則借爲法也

方法一聲之轉

問干戈戚揚戚毛傳訓鉞揚史記樂書弦歌干揚索

隱謂與錫同則戚揚二字似難連屬曰毛訓戚爲鉞鉞鑾聲也非斧戉之戉愚以爲戚讀爲越發越之誼揚本字舉也與弓矢斯張句法一例

問論語是知也可讀爲智字否曰說苑䢒言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據此知與仁

對亦可讀且疑論語脫其半

問戰國東西周曰平王東遷以後所謂西周者豐鎬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蓋考王初立封其弟桓公揭于河南爲西周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復封其少子班於鞏爲東周公沒亦謚惠愚按考王之十五年桓公之曾孫班已可封則必非幼歲可疑一也父子皆謚惠可疑二也

問東周秦興師章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劉向曾鞏本盡字作晝是否曰禮記祭統

旣內自盡又外求助作盡可通下文得九鼎厚寶也按寶當作實

問東周周最謂金投章是何計之道也道字何解曰道當作過

問秦謂穰侯曰章爲君慮封苦於除宋罪重齊怒曰苦於除絕句除者去故官就新官也見漢書景帝紀注苦快也見方言二

問齊田忌亡齊章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曰當相齊絕句

問齊欲伐魏章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犬兔俱罷各死其處似非事理曰此與鷸蚌相爭漁者得利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同喻

問齊宣王見顏斶章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曰宣王左右嬖倖取多孟子王顧左右而言他左右皆曰賢正是人主受病處又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按是非字相應猶言是邪非邪

語本老子

問齊靖郭君善齊貎辯章或作昆辯曰貎古作皃誤昆也嬰之貎辯與文之馮諼作用又不同

問齊韓齊爲與國章韓同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曰同當作因

問齊楚王死章無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曰當是闕文又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按當故字絕句

問齊孟嘗君將入秦章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
挺可疑曰挺當作埏又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
按降雨句絕下淄水當謂與時水澠水交合處其
流大也
問齊孟嘗君舍人章若臣不肖也注是否曰當與下
文輒以頸血湔足下衿連讀蓋以言刦之注非也
舍人與公孫宏唐雎輩同一伎倆
問齊人有馮諼章务偏合赴矯命合赴謂何曰赴字

當作起屬下讀

問齊孟嘗君逐於齊章君滿意殺之乎何謂滿曰滿意猶言欲得而甘心也燕策所云得志亦同

問蘇子說齊閔王章其說甚善曰言皆不詭于正特所謂不戰者儆人以自強非罷兵息民意耳

問齊田單將攻狄章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曰箕頤能丘爲韻下壘者言逗遛不進也又結處三乃字寫田單正極寫魯連

問齊魯仲連謂孟嘗君章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于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曰下養字當在陽得上誤倒二公謂周公太公也不然何不云二子

問楚江乙說於安陵君章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曰此小人之言也何得爲君子

問楚荆宣王問羣臣章果誠何如果卽誠歟曰威王

問莫敖章子孰誰也賈誼亦云猶尚如是古人自
有複語
問楚張儀之楚貧章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何禮曰
古固有夫人獻觴之禮特饗大賓客耳
問楚張儀爲秦破從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何
解曰之適也
問楚王后死章曰大略與齊策薛公獻七珥同
問楚襄王爲太子章曰此篇文字警快絕倫不可不

讀

問長沙之難章秦恐齊之敗東國曰敗是收字之譌

問楚有獻不死之藥章曰齊威燕昭秦皇漢武皆入海求仙方士之誠人時已浸盛此中射之士欲悟主而以身試法忠何如之鮑彪之論悖矣

問客說春申君章曰賦語如讀離騷然與荀子賦篇大同小異

問楚或謂楚王章曰此篇絕似荀子

問趙智伯從韓魏兵章韓魏之君曰云云曰韓上當有爲字不詳其人

問趙張孟談章曰孟談有陶朱公之智而忠則過之

問晉畢陽之孫豫讓章曰趙襄子廁上不殺豫讓有君人之度又豫讓衆人國士之言施報雖不可語于君臣之際要亦天理人情

問趙蘇秦爲趙王章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曰以鑽之出木肩喻人中傷之也

問趙武靈王平晝閒居章曰此篇純用排偶時文之金鍼也

問趙燕後胡服章曰春秋有夷言之主戰國有胡服之君正同

問蘇子說李兌章土梗曰此與秦策桃梗土偶同喻而此言土梗木梗土言梗奇語

問秦趙戰長平章尉係死曰秦獲都尉尉係縣而死也

問秦攻魏章吳師道注代諒毅對秦云云何如曰此迂而不能行也使秦無轉身處急則敗矣況秦亦知勿與政之必不能也姑爲此說以受幣耳一切領之何害

問建信君章尺帛之喻曰猶孟子巨室璞玉之喻與下客言買馬亦同

問馮忌請見趙王章接手挽首曰挽者俛字之誤此與范雎見秦王別是一副筆墨

問魏樂羊爲魏將章曰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功名之士無聖賢之心使其投糞而殺敵亦必成功英雄輒作此態非人情不可近宜文侯之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中山君乃效紂之烹伯邑考亦獨何心也若也

問魏公叔痤病章爲弗能聽勿使出境曰爲字猶即

問魏秦將伐魏章而臺已燿游已奪矣曰臺已燿游疑魏地名然無考

問韓齊令周最使鄭章史舍以犬喻君策士無禮如是曰左傳臧武仲亦以鼠喻君則故觸其怒耳

問韓公仲使韓珉章已而秦王昭曰此昭字當是旁注

問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又何新陽人敢索曰新下脫城字

問韓楚圍雍氏章曰君后對使臣之言如此無耻戰國時習實爲常矣

問韓相公仲章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曰權當是權之借字伏卽上文伏於山中之伏三字連上讀非人名

問燕文公時章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曰桓因蔡姬蕩舟伐蔡遂伐楚召陵之役遂以定霸故曰名益尊也注皆非又吳諺云渴不飲鹽滷此策曰饑不食烏喙正同

問陳翠合齊燕章曰陳翠不如觸讋之婉而簡

問燕王噲既立章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曰此安得為殉國邪

問張儀為秦破從章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注裁處裁也曰注非是裁即才語詞也與纔財皆通用

問燕蘇代自齊使人章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曰振當讀為軫收也又戰不勝不可振也振當作拯救也

問燕太子丹章曰荆軻把秦王之袖時秦武陽能一臂之助則事成矣乃立陛下不動邪猶之死也何其愚

問宋公輸般爲楚設機章與墨子所載異曰竊疾之喻其說尋常詎遂足以止攻宋哉墨子所記爲近是

問衞衞人迎新婦章曰此章當是衞嗣君病章君必善子下錯簡喻言之貴以時也

問中山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曰以一杯羊羹亡國
蓋如鄭之黿魯之鼈口實之微皆足以致怒而召
亟古人謹小愼微以此
問中山司馬憙三相章趙使者來屬耳曰屬連也言
來之數也
問漢書張耳陳餘傳贊責其勢利之交然歟曰愚謂
二人皆不失爲賢也皆忠于趙者然耳代趙耳少
媿耳

問陳平傳大王資侮人師古解資爲天性曰非也當讀爲訾

問灌仲孺傳嬰媿爲資使賓客請何解曰按當資字句資藉也以前之過夫而強與俱夫藉嬰而往也

問丙吉傳長安士伍尊何解曰按伍氏尊名非如師古說

問李尋傳翼張布舒曰張亦宿之一不如張晏說也

問儒林傳孔甲爲涉博士師古曰名鮒而字甲曰甲

是魚之訛

問漢武帝元朔四年詔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何解曰內長文乃大肆赦之誤晉灼張晏師古注俱强解

問漢書紀匈奴斬內地人每祗云數百斬匈奴人動云萬級數千級豈軍情上聞亦如後世之不實歟曰元狩二年李廣旣殺匈奴三千餘人何至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乎

問始皇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王綰等議于海上曰

林者肰字之誤也

問英布之禍興自愛姬生于妬媢何謂妬媢曰媢字當作娼義見世家

問李廣傳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從音縱張晏與師古說孰是曰上文已有使中貴人從廣張晏說是也而諸妄校尉以下妄賓部字之譌張晏說非也是時廣軍幾沒當絕句下罷歸爲句又史記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下有去病與靑有親句班書削

之義短

問漢酷吏趙禹傳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曰當于報謝絕句不如師古注也

問綱目新莽地皇二年太子臨莽子何以稱太曰不宜稱太是以帝子莽也賢臨尤不宜稱太也又毀漢高廟高下宜增帝字

問漢食貨志下賈誼曰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曰祥詳古通用將甚當絕句

問漢郊祀志上羨門高最後師古曰最後亦人姓名
其五人然歟曰四人耳言羨門子高之顯最後也
問漢郊祀志上末其春公孫卿至采藥以千數六十
一字曰似是衍文
問匈奴傳曰王莽改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以同
聲字改歟曰王莽傳則曰改匈奴單于曰降奴服
于又互異
問王莽傳下虎豹股栗何解曰是時巨毋霸驅虎豹

以戰也師古云言戰懼甚非是
問漢書凡言如發蒙耳郎禮記昭然若發矇之義歟
曰非也蒙猶童穉也如誘童穉言易也
問楊敞傳山郎日自是出郎之譌張晏解似非
問古人多字孟字季然歟曰此非字也其行第也相
呼如是
問孔光傳封爲簡烈侯名實相副歟曰簡則有之烈
安在耶

問史丹傳擿鼓何解曰自是擿鼓之誤

問漢書三劉刊誤朱子文辯正二書有可采取否曰劉攽朱子文於古文句法字法全未夢見所評至爲淺陋亟宜削之卽如高紀高祖常繇咸陽攽曰常作嘗按經史多叚借字不能盡注也以告之諸侯攽曰之字衍按左傳告之之字不可勝數也使人求宅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又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子文曰多漢王二字

按狂妄之甚也使舉兵畔楚又果使畔楚子文曰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按何其妄也令諸侯子在關中者攷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按諸侯之子也與下詔不同漢王起行勞軍子文曰多漢王二字按妄也萬民與苦甚攷曰與讀曰歟助詞按繆甚也殊死以下攷曰殊自死刑之名按殊爲死刑而非刑名也軍吏卒會赦攷曰有罪者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按如攷說則會字爲贅當

從如淯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敘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按此亦謂諸侯之子也此所以爲我禽也宋祁曰此下疑有其字按妄也此東西秦也敘曰多西字按妄甚也死罪已下宋祁曰已當作以按已以同字已古以俗也署行義年敘曰義讀爲儀謂儀容按義容貌也書鴖義姦宄是也儀圖度也詩我儀圖之是也何得以借字改正字乎於是上嫚罵之子文曰於是二字宜去

之按何其妄也與其將曼丘臣子文曰多一與字

按下文云與匈奴其拒漢知信與其將立趙利也

紀傳皆不誤又景紀祖有功而宗有德敘曰有功

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按應顏說皆是商質非例

其餘見予漢書箚端記

問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何謂也曰王氏農書云

卽江南之架田也一名葑田葑卽菰根以葑泥附

木架上繫浮水面葑根繁而善糾結刈去其蔓便

可耕種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溢田郭景純江賦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當謂此

問魏書文帝爲夏侯惇於鄴東城門發哀孫盛非之曰禮天子哭同姓於廟門外是歟曰太祖父嵩雖有夏侯氏子之說究未可謂同姓況夏侯曹氏世爲婚姻乎

經史答問卷四終